

一幕春雨一苕溪

○ 姜晓燕

苕溪，二字因蒹葭而得名，它已美了5000多年。如果，再加上春雨，这一景便是叫人醉的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苕溪，细雨蒙蒙，溪上一片烟。

苕溪落的雨，是从天目山上一路落下来的。春雨并不大，润润的，如玉琳琅，落在溪面上，落在岸丛中，落在舒公塔上，落在草虫鸣叫声中，落在绵延了2000多年的江南古镇余杭的白墙黛瓦上。溪里的水芹，因为这雨，更绿了。溪边的芦苇，因为这雨，更亮了。一叶小舟，从芦苇丛里驶出，船上的渔夫穿着蓑衣，戴着斗笠，船桨划出一片恬静。

为了多看一眼苕溪，我在苕溪旁的一家旅馆里住了下来，密雨如丝，织就了一张柔顺的大网，院中梨树上一束洁白，花儿一边尽情地开放，一边如雨般飘零。枇杷青了。鼻翼间偶尔有一股桃花香，氤氲得仿佛穿越到一首唐诗或宋词中，只怪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诗句来描摹眼前的此景。旅店的主人泡了一杯径山茶给我，加了两片陈皮，就那样喝着，不知道那雨落了很久，我竟然喝醉了，趴在窗前的木桌上睡着了。醒来，我笑自己：我是远眺雨中的苕溪，看醉啦！

苕溪落的雨，是依着江南人的性子落的。第一天，我撑着一把伞，沿着苕溪走，溪水澄碧，一路上可以听到大大小小、快快慢慢、悠悠闲闲的溪水声，可以看到水中的鱼影，一会儿闪现，一会儿半隐。

苕溪旁铺了游步道，远处响起自行车

的“叮铃”声。一对小年轻穿着透明的黄色雨衣，骑着红色公共自行车缓缓而来。溪中的鱼儿没有惊吓，依然自顾自地在悠游，我的心也跟着回归宁静。

春雨，在苕溪自有它下的缘由，自有它的用途，自有它的成全。700多年前，宋代诗人陈若虚在《余杭景》中写道：“殿屣溪桥一望中，青山绿水景无穷。芦花两岸晴山雪，苕水一溪春涨红。”他也被这春雨打湿过，也为这春雨下的苕溪心动过。北宋书法家米芾从无锡来到苕溪，作诗六首，写成《苕溪帖》，让每一滴落进苕溪的雨都没有浪费，淋漓水墨晕染了整片浩瀚星空。

苕溪落的雨，滋养了华夏最古老的良渚文明。苕溪，是余杭的母亲河。有一种很浪漫的说法，余杭的水田里有多少米，天上就会落下多少雨滴。苕溪的水浇灌着两岸的水田。雨中春耕忙，秧苗萌发出春天的初心，抽枝拔节，一片湿湿的新绿翠绿亮，悬在叶尖的水珠闪着明亮的雨光。两三点白鹭从田的这一头飞向另一头。农人在田间劳作，勤勤恳恳，致力不怠。雨水，若真的论滴来数，那真是数不胜数啊！

水田旁，几名女子在细雨中拔着野草，装在竹篮里，欢欢喜喜。我上前问：“是除杂草吗？”她们摇摇头，异口同声地说：“不是。这是鼠曲草，用来做青团呢！”鼠曲草的根须还带着湿泥，散发着清新、好闻的气味。我又问她们：“春天到了，想

去哪儿玩？”她们相视笑笑，其中一位说：“回娘屋。”

娘屋，就是娘家，比娘家还要亲切些。她们的乡音，我听懂了。良渚文明之下，我们本是自家人。

春雨，最长情。一下就是七八天。苕溪的水涨了，水流变急了，流向大海，可是它又不会走远，只需要一个冬天，就可以变成新雨，再次回到余杭大地的怀抱。

不断向前的苕溪，令我想到前段日子在央视 CCTV—17 套上看到的纪录片《江南有苕溪》，其中有一段介绍令我印象深刻：“苕溪，从余杭入太湖，注黄浦江，流进东海，就在这样的奔涌中形成了储存巨大能量的水网。水，是能量流通的系统，今天的苕溪岸边，已是一座充满想象力的未来之城，以水网为原型，道路、电力、建筑，以及隐藏在大地躯壳之下的互联网。从水网到互联网，塑造了富庶从容的江南生活。”

春雨润万物，苕溪焕活力。自然山水画卷之美带来的灵性，历史文化底蕴孕育的灵性，以及现代发展中展现的活力与灵性，正让世人看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世界，也将辐射惠泽更大的天地。

宋代大文豪苏轼说：“余杭风物之美冠天下。”当时他正处于人生的低谷期，是余杭的山山水水抚慰了他。古人亦是今人，古与今、彼时与此时、烟雨与苕溪，我与你，共此美景，共此沉醉，共此春天，共此未来。

们可以飘向很远的地方，而枝干，也许这辈子就只能扎在土里，望向花朵自由的背影了。

我开始明白那个学生的回答。

春意，也许并不仅仅是盛开、留住和美好，而是允许这些植物能和自然应和并寻找自己的方向。若是天朗气清，一直在枝头完成自己的一生，安安稳稳也不赖；若是风雨来袭，被打下枝去，化作春泥也无妨；假设微风拂面，能带它山一程、水一程，做自己的邮差，又何必担心没了这些植物连春天都被带走呢？满世界都在春天啊……花朵也不会为了成全游人的赏玩，而延长期限，它们有自己的旅程。

人和人的相聚与离别，也许也是如此。曾经的美好缱绻，就如同那开得最盛的玉兰，它可与日光争辉，与风儿戏耍，一时风光无两。若花期到了，也只能退场谢幕。这个期限，谁人也不知晓。在你未预料到的时候，春悄然而至，这一定非常美好；在你猝不及防之时，春已结束旅程，遗憾也是必然。

这便是春天吧——

我们会感受到深深的春意带来的巨大的欢乐，也要迎接春意散去后巨大的落寞。不如就像那些樱花，随着风儿远去，不问此去几何，也不问何时是归期，只是随着风去便好了。

大地明亮

○ 桑飞月

在春天，田野无疑是最生动的地方。

春天的田野里像隐藏着许多颜料管，时间一到，机关发动，各种色彩便开始向外喷涌：金黄、嫩绿、粉红、玫红、雪白、雪青……这些颜色以花朵和新叶的形态呈现，美丽，繁茂，洋溢着蓬勃的生命力与巨大的感染力。此时宜四处走走，用感知去链接这些蓬勃与美好，以激发潜藏在身体内部的灵性，从而获得继续成长的能量。

在这绚丽的春色里，最灿烂、最明亮的，当属油菜花所造就的、那浩浩荡荡的金黄了。

在江南，有些地方会用油菜花来打造乡村春日风光，用其所激起的欢愉和快乐，来带动当地旅游经济。

以前，我是不屑于去看油菜花的。小时候看多了，感觉它无非就是一种农作物，平凡得不能再平凡。再说了，哪儿的油菜花会有我家乡的好看呢？然而，在城市待久了，油菜花竟也成了思念。春天一到，便也想去看看，就像去看一位不知不觉已离开很久的熟人。也许，对有些人来说，油菜花除作为春日风景外，更是璀璨的乡愁。比如我，不论在何地见到它们，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故乡，想起故乡的它们。

我的故乡在豫南大平原上，那里一马平川，土地肥沃。春天一到，大地就变成了由麦苗和油菜花所共同填充的黄绿格子画。通常情况下，这些庄稼都是在安静地生长着的，无人关注，也无人打扰。但是有一次，我闯入了一片油菜田，由此感受到了它们所带来的震撼。

那是我念初一时的春天。周末，和同村的同学一起步行回家时，看到田里的油菜陡然长高并开了花，我们常走的那条斜切方田的对角线小路被两边的油菜花簇拥着，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金色隧道。

我们走进去后，发现油菜花比我们举起手来还高。仰脸望去，只能看到一小片四周缀满黄花的蓝天。顺着小道往前看，满眼都是金黄色，压根看不到走在前面的伙伴。我在里面走啊走，在逼仄视觉的影响下，感觉走了很久也还没走出那片金色的海。四周除了鸟叫和

蜂嗡，别无他声。一时间，我以为自己走岔了道，迷失在了这片金海里，不禁有些害怕。于是，我仰起脸大叫伙伴的名字，听到伙伴的回应从不远处传来，这才又放心大胆地朝前走去。

等走出油菜田，在渠坝上回望那片金海时，我感觉像在经历一个童话，虚惊得让人好笑，故乡的油菜花也因此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那之后，我似乎再也没见过如此高大、如此绚烂的油菜花。

大学毕业后，我去了异乡的一个县电视台工作。春天下乡采访时，我发现那里的油菜出乎意料的低矮，个儿不过膝，而且也瘦。它们所勾勒出的春天，有些斑驳，但你能感觉到它们那股顽强的力量。

那是一片贫瘠的土地。但，自己的路总要自己来打拼。我收起所有的孤独和忧伤，用心学习。很快，我就熟悉了那里几乎所有的工作，采访、撰稿、摄影、制作……翌年年底，我所撰稿制作的两个优稿都拿了奖。

又过了一年，我因缘来到了江南，凭着之前的工作经验，我很快安顿了下来。在这座包容性极强的城市里，我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自由与轻松，像是一棵植物被移栽到了肥沃的土地上，我拥有了大口呼吸的自由。休假时，我就去旅游，看山，看海，看开满油菜花的田野。

江南的油菜，和我故乡的也有所不同。大概是因为这里的产业结构比较多元，油菜作为经济作物的身份并不被十分看重，所以它们被养得并不特别高大。但它们有着随意的姿态，似乎更加绚烂的花。看着它们，我的心情也是轻松的。在这里，我愿意像小孩子一样，接受花朵所馈赠的快乐。

回望曾经看到过的这些油菜花，我发现，它们像人一样，有着不同的生存环境，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尽相同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，那就是作为植物，不管在哪儿，它们都在努力生长，开花结果。灿烂春天，丰富季节。

有时在想，春天一次次到来，可能就是想让我们跟随其一次次打开自己，随着这蓬勃的万物，一起成长，一起照亮大地。

春意深处

○ 陈佳露

四月的春意是再也藏不住了。沿着西溪湿地走着，植物开始抽青，柳条开始拂面，一切都欣欣然沉醉的样子。春日来临最让人如释重负，褪去厚重的棉袄，换上轻便的衣服，就好像乾隆下江南似的，可以将春意一网打尽。

夜跑的，晚樱随风落在你身上；骑着电驴赶着上班的，春日的初阳稳稳地从地平线爬起，彰显着一天的开始；路边摆摊卖菜的，一排绿油油脆生生的蔬菜瓜果，看着就诱人。这个季节，就是可以让人放下沉重的思绪，微笑着往前走。

前几日，猛地升温，太子湾的郁金香在灼灼日光下显得更为明艳傲人，游人如织，杨柳如烟，花不醉人自醉。也有小小遗憾之处，玉兰踏上春日的火车相较樱花、郁金香早一点，此刻，到了它要下车的时候。玉兰开得最绚烂的时候已然过去，一旦完全盛开，接下来这花瓣便开始绵软，由白色、浅粉色、绛紫色开始出现酱油色——花儿开始退场。这些匆匆离开的花瓣，便躺在路边，泥土里，渐渐和泥土混为一谈。不走近看，实在无法辨认这是曾经傲绝一时的玉兰。

杭城温度的骤降，风雨交加，一夜之间，也让樱花落满了江河。转眼，树上的枝干疏朗了许多，密密麻麻点缀的花朵随着风雨不知飘向何处，只留下一枝一枝的

绿色。樱花是娇嫩柔媚的，风一吹，便走了。不依恋花蕊，也不怜惜枝干，风到哪，它们便跟到哪。

我曾问学生：“昨天那樱花开得还洋洋洒洒，雨疏风骤之后，便什么都没有了，会觉得可惜吗？”有些人不知所谓地点点头，原先阳光下灼灼其华的樱花此刻已然融入春泥，多少带点惋惜的意思。也有人说：“老师，我不觉得可惜。花朵就一定要待在枝头任人赏玩吗？它们为何不可以去看看这个世界呢。”

这些寻常的问答，我当时不以为意，因为我心中，看着光秃秃的枝头，确实陷入了深深的惋惜。我恨林花谢了春红，太匆匆，好似来不及说再见，就被这风雨裹挟。如同人和人之间的相聚离别有时候太不称心如愿。好好的如期的春天，饱满的昂扬的春意，就被这风、被这雨，一鞭子一鞭子地抽落，着实叫人难受。

直到今天，走在一个公园里。天气阴沉，阴风阵阵。紫荆花牢牢攀住枝干，未被吹拂掉落。樱花树上绑了一些风铃，风拂过，冷冷作响，甚是曼妙。此刻，花瓣的飘然离去，便少了一些离愁滋味。反倒有点仙人出场的意境了。这些花瓣有些顺着风飘向空中的纸鸢，有些不甚脚力，便歇在了公园的长椅之上，我驻足停留，只觉得这些花瓣很自由。离开那个枝头，它